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第四輯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第四輯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部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第四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674 字数 19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3}{4}$ 插页 2

196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册

定价 (4) 0.86元

統一書號：10019·1674

定 价： 0.86 元

(A054/03)

目 次

有关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一些

問題[苏联]聶烏波科耶娃 (1)

文学的历史比較研究問題[苏联]日尔蒙斯基 (24)

現代比較文艺学問題[苏联]康拉德 (41)

外国比較文艺学現状[苏联]薩馬林 (65)

革命前俄国学术界与苏联学术界中文学的

比較研究[苏联]古德济 (83)

文学的相互联系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

討論会的报导) (94)

表現主义和现实主义[苏联]巴甫洛娃 (107)

卑鄙的美学[苏联]德涅普罗夫 (137)

約翰·杜威及其美学“信条”[苏联]叶果洛夫 (164)

在艺术認識现实問題上的主观

主义歪曲[苏联]叶果洛夫 (189)

“荒唐”的美学[苏联]叶果洛夫 (223)

現代资产阶级美学的某些流派[苏联]庫尔薩諾夫 (235)

罗森塔尔

評第四届国际美学會議[苏联]包列夫 (252)

編后記 (272)

有关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 与相互影响的一些問題

(苏联) И. 聶烏波科耶娃

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在我們的时代里已經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强度，它們不仅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生活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他們的社会生活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們都亲眼看到这种光輝的現象——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許多民族的独立的文学开始团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多民族的苏联文学的統一整体。在苏联文学的美学原則中，反映出苏联各兄弟民族文学的艺术經驗的富有成果的交流，也反映出对于优秀的世界艺术經驗的掌握。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創作，在苏联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发生了相互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具有自己的規律性和自己的特点，而研究这些規律性与特点正是我国学术界最迫切的一項任务。苏联各民族文学創作相互影响的規律性也多方面地表现在社会主义陣营彼此对对方的創作經驗感到兴趣的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中，表现在各民族的艺术珍品的积极相互交流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給世界文学过程带来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

各国文学的往来和創作的相互影响也是現代世界文学的有

代表性的特点，这些文学都表明了本民族的不同社会历史任务，都具有吸收其他民族的美学經驗的各种可能性。今天，积极参加国际文化联系的不仅有那些历史悠久、艺术傳統又是相当接近的文学，而且有經過长期停滯或者緩慢发展而得到复兴的文学。这些民族的文学之所以停滯不前与发展迟緩，是殖民主义者的擴張政策，和在精神上奴役附屬国人民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

今天，积极参加国际文学往来的还有剛剛誕生的文学，它們是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产儿与表达者。显然，这些文学未必要通过西欧文学发展所經歷的那些“阶段”。年輕的文学，它們的年齡有时候还不一定够得上几十岁，正在一方面渴望吸收其他民族的民主文化的創作經驗，吸收这种文化的人道主义傳統，一方面坚决排斥资产階級現代主义敌視真正艺术的“經驗”。

这些文学今天不仅創造性地接受从历史上來說比它們“年长”的那許多文学的优秀經驗，而且用自己极为重要的题材和英雄形象，用自己的革命毅力和高度人道主义，用新的、溯源于悠久的民族傳統和富于当代生活气息的、对于和平的詩意幻想来丰富現代世界文学。今天不但已經能够談論精神力量曾經遭受束縛的許多民族觉醒起来从事文学創作这件可喜的事实，而且能够談論他們对于現代世界文学的創造性的貢獻，这种貢獻将要在多方面丰富我們的美感，充实我們的理論思想。在我們的时代里，文学的相互影响的过程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过程。同时，現代文学的发展日益突出和充分地呈现出这样的共同規律性，这就是：这种发展不仅在每个民族文化的两种文化的斗争中进行，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两种文化——一方面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的斗争，而

卷入了这场斗争的是全世界的各族人民。苏丹作家莫哈·艾里-丁·薩比尔在塔什干会议上的发言从这方面看来是非常出色的。他说，“工业资本主义文明”接触到他本国的文化的时候，给后者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所追求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摧残这种文化。同时，代表“工业社会主义文明”的文学却在促进民族文化的成长，增加了它的发展的可能。这个意味深长的公式表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的问题同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有密切联系的。赫魯曉夫在大克里姆林宫欢迎参加塔什干会议的亚非各国作家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难道可以怀疑，在会上已经把你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不但将有助于巩固亚洲和非洲这两个大陆的文学的富有成果的联系，而且会促进世界文化的顺利发展，巩固东方的进步文化与西方的进步文化之间的联系吗？”①

由此可见，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往来空前广泛和加强的条件下，在尖锐的思想斗争的情况下，当文学的相互影响一方面作为大大促进各民族文学进步的因素，而另一方面往往又作为阻碍它们发展的因素的时候，研究各种类型的文学联系与相互影响的问题，研究这些联系与影响在现代文学过程中以及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

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是苏联语言文学最近七年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方向，已经在《苏联学术问题》②丛刊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面临着进一步研究多种多样社会的和文学的联

① 《真理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② 《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苏联学术问题》丛刊）。由阿尼西莫夫教授指导的专家小组编写而成。

系的任務，在這些聯系中每一種民族文學在朝前發展，而這些聯系在現代文學過程上仍舊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各種民族文學的歷史發展中更廣泛地總結這些文學的比較研究的資料，對於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學和美學理論的許多論點具有重要的意義。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學來比較研究各民族文學的這一觀點，無疑會充實我們對下列問題所作的一般理論性的結論。這些問題是：文學發展方向的規律性問題，世界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問題，各種體裁的產生與發展的社會和歷史制約性與民族藝術傳統問題等等。

從列寧關於每個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兩種文化的學說的角度來研究各種文學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影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最深刻的、最富有成果的相互影響發生於這樣一些文學流派之間，這些流派從其階級的與社會的傾向性說來，從其整個流派或個別藝術家所表達的社會思想說來都是很接近的。問題不但在於由社會和歷史發展階段的共同性所決定的思想上的接近（在這種場合下，文學的相互影響的條件顯得特別有利），而且在於共同的社會、哲學與美學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上具有不同的內容，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因而反映出進步與反動的社会發展傾向。^①

① 資產階級的某些文學理論家和文學史家不想看到這一點。例如，主張以廣泛的理論觀點去對待文學史問題的瓊斯（按照他的說法，文藝科學近來曾經給這種觀點帶來很大損失），在論述現代美國文學和其他民族的文學的相互影響的時候，並不估計各種社會的和藝術的傾向正在美國文學本身內部起作用。瓊斯把世界文學發展的現階段說成是“富於表現力的文學世界，精緻的文學世界，擁有思想洪流的小說的文學世界”（瓊斯：《美國文學原理》，紐約州，伊塔基，柯尼爾大學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第一三九頁），不希望看到現代美國文學中的健康力量。

在指出社会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接近是富有成果的文学相互影响的主要条件之一的同时，不能不看到文学的相互影响是通过非常复杂而且往往是极为矛盾的方式而发生的。在对待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美学问题的态度方面差别很大的艺术家，有时候在某些观点上彼此存在着共同之处；对于特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某些风格手法，在某些时间内却被不同流派的艺术家的“用来作为武器”。如果不承认思想倾向不同的作家之间可能有某些相互影响，而有时还可能是极为显著的相互影响，那就意味着把艺术发展过程过于简单化，意味着不正确地理解现代世界文学过程。现代世界文学过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候是远远超过社会主义文学阵营的范围的。在每个个别的情况下判明这一相互影响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正是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任务。

我国的文艺科学对于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问题研究得不够是有原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学过程的社会和历史制约性问题，研究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探讨艺术的人民性和党性是苏联文艺学的重大成就。在解决文学史发展的这些根本问题时，苏联文艺学曾经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过程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观点为可靠基础，而且利用并发展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最主要论点。假如说从各国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去研究文学的工作还不曾在我国学术界占据应有的地位（这既表现为缺乏有关这种问题的大量专门理论著作，又表现在一般文学史的著作中，也表现在语文学系的教学大纲里），那么，积累这一方面的材料以及在个别民族的文学史方面完成

的大量著作，已經为這項研究工作創造了必要的基础。

苏联文艺学家在研究俄罗斯文学与苏联其他民族文学的联系方面，在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联系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在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在各共和国的作家代表大会与會議上，在許多学术會議上，都富有成果地討論了这些問題。这些問題正日益受到我国研究家的注意。

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国际联系方面已經完成了許多工作。^① 布尔索夫的研究广泛而創造性地提出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民族特殊性及其世界意义的問題。^② 参加第四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的苏联学者提出了許多对我国学术界探討此項問題具有原則意义的报告。^③ 对于現代进步文学在各国民主的艺术遗产中拥有怎样可靠的基础这个問題也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工作。这一切使我們現在能够更广泛地討論这个領域內研究工作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使我們能够把这方面的研究同各民族文学的研究，同文学理論和美学方面的工作紧密配合起来。

苏联文艺学目前所面临的那些任务——編写多民族的苏联文学史和在不久的将来开始編写世界文学史——首先要求大大地扩展研究范围。显然，現代文学过程的那些最重要的問題，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特点問題、苏联文学的国际影响与国际联系的性质問題、文学联系对

① 參閱《阿列克謝耶夫学术論著目录》，列宁格勒，国立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一九五六年。

② 參閱布尔索夫：《論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民族特殊性和世界意义》，《俄罗斯文学》，一九五八年，第一——四期。

③ 例如，參閱別列茨基院士的报告、烏克蘭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古德济的报告、尼科爾斯基、索科洛夫与斯塔赫耶夫的联合报告。

正在和已經从殖民地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文学的复兴和建立所起的作用問題等，特別需要更大胆地加以研究。当各种互相排斥的艺术原則在尖銳的思想斗争和美学斗争中发生抵触的时候，当許多正直的艺术家仍旧在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文学联系与相互影响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究竟起多大的作用，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这些探索中，本身兼有社会、思想和艺术因素的文学联系与相互影响，便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我們不能不估計到我們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在文学联系的研究領域里正在如何努力工作。正如在我們这里一样，在他們国家中，这些問題同文学的朝气蓬勃的实践密切联系，往往同反对敌視社会主义文化的势力与傾向的斗争密切联系，同反对政治上反动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而这些反动思想又和現代资产階級比較語文学的許多傾向密不可分。

必須特別強調指出，对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进行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这种研究的方法論本身进行探討，不明确規定我們比較語文学的研究方法所持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不論比較主义在各个发展阶段上以怎样的姿态出現，它的代表人物都不能說明世界文学史过程的真相。世界文学史的过程是前进的过程，是受社会史、階級斗争、思想斗争和美学思想发展所制約的过程。在比較主义者的一般观念中，文学史或者表現为經常重复的題材、情节、主题、形象（它們从一种文学“傳入”另一种文学，仅仅随着本身的新的存在条件而有所变化）在孤立範圍內的运动，或者表現为許多类似的“类型学的”构成物。他們曾經从“內在的”文学发展的观点来研究这些构成物；在最

好的情況下——主要在革命前俄國的語文科學中——人們曾經依據文化和歷史制度的因素的制約性、但又離開深遠的社會和思想過程的聯繫去研究這些構成物。

對於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學來說，批判各種唯心主義觀念（包括和語文科學上的比較語文學派有關的那些觀念在內）是有很大意義的。

馬克思主義文學學如何對待維謝洛夫斯基^①的遺產的問題，不僅對正確評價俄國語文科學在研究文學聯繫與相互影響方面所作的一切具有原則性的意義，而且首先對明確我們今天在這個領域內進行工作的方法論的傾向性具有原則性的意義。

這位杰出的俄國學者的廣泛的、多方面的活動是眾所周知的。他的許多著作今天還具有重大的學術研究材料的價值，因為它們是以極豐富的歷史、文化、民俗學和語文學為基礎的。與此同時，對於維謝洛夫斯基在研究文學史過程方面所採取的基本的方法論立場還需要給以明確的評價。在維謝洛夫斯基的遺產中，有的已成為俄國語文科學的成就，有的卻在方法論方面站不住腳，在世界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早已被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所揚棄，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談一談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觀和文學觀的歷史主義性質。

力求把文學史與社會發展聯繫起來考察，以及關於社會發展存在着一定規律性（文學史的過程也受這些規律性的支配）問題的提法本身，使我們有可能說維謝洛夫斯基超出他的同時代的西歐資產階級美學思想。西歐資產階級美學思想的特點不外

^①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維謝洛夫斯基（一八三八——一九〇六）：俄國學者、文學史家。——譯者注。

是使艺术脱离社会生活的頑固傾向或者平庸的經驗主义而已。但是，把社会发展仅仅理解为取决于經濟、等級、文化、心理等所有因素的进化，并没有越出实证主义的范围，这也决定了維謝洛夫斯基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論原則。

維謝洛夫斯基的文化史观和对于社会发展的实证主义观点这二者間的联系，限制了他从历史的前进运动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可能性。他把文学史看作处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不同艺术形式的更替，而不看作历史地变化的社会内容的艺术表現。在他的文学史观念中，某些艺术現象的“重复性”和“共同性”的原則显然是比有关人类艺术发展的进步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按照維謝洛夫斯基的見解，新的内容首先表現在傳統的主题、情节等等的新的变化与結合中。他不把作品本身首先看成是自己时代的社会和精神发展的需要的艺术認識与反映，而主要看成是“詩人个人对于傳統的典型情节的关系……”。（維謝洛夫斯基說：“我不想这样說，艺术行为仅仅表现为重复或重新配合典型的情节”，但是既然这一点在他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实质上沒有做到，因而并不具有原則性的方法論意义。）在文学史上，“新构成物”究竟使維謝洛夫斯基感兴趣到什么程度，首先是看它和傳統如何有关而且“常常是重新結合的旧事物的遺迹”而定的。这样一来，与社会发展过程处在实际相互关系中的文学史过程的真正規律性，就被研究者所忽視了。維謝洛夫斯基的文学史观的方法論的脆弱性，在他对近代文学的見解上表現得尤其明显，他把近代文学也首先当作傳統的主题和情节的重复与变化，认为其中只能有某些新的构成物。

对文学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的十分丰富的具体历史内容注意不够，认为傳統的艺术形式給予后来的艺术发展以決定性影响，

这就混淆了文学过程上的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与不同的“影响”对文学所起的作用二者之间的真正相互关系。不論边菲^①的襲用論在維謝洛夫斯基的著作中得到怎样的改造，它的影响之大是无可置疑的。尽管他对世界文学史过程的綜合研究有兴趣，尽管他不仅把对当时资产阶级科学来说是传统的西欧名著列入研究范围，而且把斯拉夫和东方文学的材料列入这个范围，——这是維謝洛夫斯基的巨大科学功績，——关于多种多样的文学联系与相互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并且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中获得新的性质的問題，实际上却被維謝洛夫斯基縮小为仅仅是艺术形式方面的影响和襲用的問題。

同样要指出，对于各国的文学和民間創作（他在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上的类似历史过程的比較研究，在維謝洛夫斯基的著作中是和对于这些文学之间的往来的多种多样形式的研究区别开来的，这就必然在文学发展的規律性的認識上引起了理論和历史的脫节。

批判比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于闡明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方法論与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学学派和流派（它們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的方法論之間的原則性区别，曾起积极的作用。在评价維謝洛夫斯基的遗产的討論过程中，已經对有关十九世紀后半期俄国語文学发展的錯誤观念进行了公正的批判，这些錯誤观念曾經削弱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美学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史观的斗争的尖銳性。同时，不能

① 台奥多尔·边菲（一八〇九——一八八一），德国比較主义者、襲用論的創始人，忽視各民族文学发展中的民族的和具体历史的因素，认为印度文学是世界文学故事情节的一来源。——譯者注。

不指出，我們对文艺学上的比較主义流派所进行的批判，并非永远都具有足够的科学論据，許多文章在对俄罗斯学者的某些著作的評價上都是有過錯誤的。

俄国語文科学在研究各民族文学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包括欧洲文学和东方文学的相互影响在內）方面具有不少的成就，應該比以前更深入地掌握俄国語文科学这个領域內的遺產。

到現在为止，我們对于这个領域內的外国著作也注意得不够。比較語文学在外国文艺学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显著的，它的活动場所不只限于專門的比較語文学的杂志的篇幅，而且包括論述过去和現在的文学上的极为不同的問題的大量出版物。現在，当我国学术界第一次这样大規模地从事研究文学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全部复杂問題的时候，應該說明的是，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其中有我們所理解的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这一概念包括什么內容的問題、我們在研究这些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方面对自己提出怎样任务的問題、世界文学发展的前进过程为什么首先使我們感觉兴趣的問題），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現代资产阶级比較語文学在原則上是針鋒相对的。除了以丰富的实际材料（这是文学史家所不能忽視的）为基础的著作外，这里也可以遇到相当多的文章，它們的学术价值非常值得怀疑，而它們的政治傾向性（不管这种傾向性是怎样隱蔽的）是敌視各国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权利的。揭露現代资产阶级比較語文学的反动政治傾向，批判它的方法論的缺乏科学根据，是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項重要任务。

目前我們不再沿用“比較文艺学”这个术语，而称为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这不是偶然的。無論就所研究的材料的内容方面，或者就主要的研究法方面來說，那个被叫作“比

較文艺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的文艺科学領域,主要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现实以及社会、历史和民族形式的全部特殊性的反映的文学,而是各国文学中个别艺术作品的命运,以及在每个民族的文学史过程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殊性的情况下对各民族文学的种类和样式所进行的比較研究。

与此相反,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把研究文学史和文学理論的个别問題和通过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研究文学这两件工作割裂开来。因此,要比較地研究文学的个别种类与文学体裁,不能不判明該种类或体裁(例如印度和古希腊的史詩、斯拉夫民族的史詩或各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体裁的发展)的某种民族的和历史的“变种”所由以决定的具体条件。在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中,探討文学作品的“生命”和“命运”如何在時間和“空間”內形成这个最有趣的问题,是不能不判明此种相互影响賴以产生的全部具体历史条件的(包括民族的艺术傳統問題)。以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对各民族文学发展上的类似过程进行比較研究,对于闡明世界文学发展的規律性說来是有必要的。如果只研究简单的“相同現象”或“类型学上的同类現象”,而无視于这些文学之間在各个阶段上产生并給这些文学带来影响的繁多的实际联系,那就不可能判明世界文学发展的規律性。

因此,资产階級文艺学的有代表性的做法——划分“比較文艺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与“普通文学”或世界文学史(littérature générale)——是被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方向所揚棄了的东西,这种方向和资产階級文艺学的理論家为摆脱現代资产階級比較主义的危机而提倡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①不把每个民族文学的民族独立性和独有的美学特殊性融解在某种世界主义